

经史百家杂钞

經史百家雜鈔卷二十二目錄

共壹百壹拾陸本

敘記之屬一

書金縢

顧命

左傳齊魯長勺之戰

秦晉韓之戰

晉公子重耳之亡

晉楚城濮之戰

秦晉殽之戰

晉楚邲之戰

齊晉鞏之戰

晉楚鄢陵之戰

晉入齊平陰之戰

宋之盟

晉魏舒敗無終之戰

叔孫穆子之難

楚靈王乾谿之難

吳楚雞父之戰

魯昭公乾侯之難

吳楚柏舉之戰

晉鄭鐵之戰

齊魯清之戰

白公之難

經史百家雜鈔卷三十一目錄

經史百家雜鈔卷二十二

湘鄉曾國藩纂

合肥李鴻章校

敘記之屬一

書金縢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周公曰未可
以戚我先王未可戚我先王周公勸二公乃自以爲功爲三壇
同墀爲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
王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某邁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
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
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

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乃命于帝庭。四句言武王命于上帝。能定國安

民也。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今我即命于元

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

珪。乃卜三龜。一習吉。啟籥見書。乃并是吉。公曰。體王其罔害。予

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茲攸俟。能念予一人。公歸。乃納

冊於金縢之匱中。王翼日乃瘳。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

言於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辟。戴氏主

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居東之則罪人。斯得。辟位

之時。不知流言之所自起也。二年。于後。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

曰鴟鴞。鴟鴞。勸王興師。故曰。斯得。王亦未敢誚公。王見鴟鴞之詩。尚未

討管蔡之詩也。王亦未敢誚公。信公但亦未誚公耳。秋

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未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啟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迎。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

書顧命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甲子。王乃洮頰水。相被冕服。憑玉几。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王

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曰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
命汝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教則肄肄不違用克達殷
集大命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今天降
疾殆弗興弗悟爾尙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柔
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思夫人白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
非幾茲既受命還出綴衣于庭越翼日乙丑王崩太保命仲桓
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於南門之
外延入翼室恤宅宗丁卯命作冊度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
材狄設黼展綴衣牖閒南嚮敷重篋席黼純華玉仍几西序東
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

几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几越玉五重陳寶赤刀大
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盾之舞衣大
貝鼗鼓在西房兇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大輅在賓階
面綴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二人雀
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阼一人冕
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
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一人冕執銳立于側階王麻冕黼裳由
賓階降卿士邦君麻冕蟻裳人卽位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
裳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降太史秉書由賓階降御
王冊命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

卞。燮和天下。用咎。揚文武之光訓。王再拜興。咎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上宗曰。饗。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咎拜。太保受同祭。齊宅。授宗人同拜。王咎拜。太保降收。諸侯出廟門。俟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黃朱。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咎拜。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姜若克恤西土。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

惟予一人釗報語。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

左傳齊魯長勺之戰

莊公十年春。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閒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

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
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
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劄曰未可齊人三鼓劄曰可矣
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劄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
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
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
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左傳秦晉韓之戰

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且曰盡納羣公子晉侯烝於賈
君又不納羣公子是以穆姬怨之晉侯許賂中大夫既而皆背

之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既

而不與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

以上秦伐晉之由

卜徒父筮之吉涉河侯車敗詰之對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

君其卦遇蠱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必其君

也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

克也實落材亡不敗何待

以上卜徒父之筮

三敗及韓晉侯謂慶鄭曰

寇深矣若之何對曰君實深之可若何公曰不孫卜右慶鄭吉

弗使步揚御戎家僕徒爲右乘小駟鄭入也慶鄭曰古者大事

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唯所

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亂氣

狡憤陰血周作張脈僨興外彊中乾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

悔之弗聽

以上慶鄭不孫之詞

九月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復曰師少

於我鬪士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資入用其寵饑食其粟

三施而無報是以來也今又擊之我怠秦奮倍猶未也公曰一

夫不可狃况國乎遂使請戰曰寡人不佞能合其眾而不能離

也君若不還無所逃命秦伯使公孫枝對曰君之未入寡人懼

之人而未定列猶吾憂也苟列定矣敢不承命韓簡退曰吾幸

而得囚

以上韓簡視師

壬戌戰于韓原晉戎馬還湍而止公號慶鄭慶

鄭曰愎諫違卜固敗是求又何逃焉遂去之梁由靡御韓簡虢

射爲右輅秦伯將止之鄭以救公誤之遂失秦伯秦獲晉侯以

歸

以上韓原戰事

晉大夫反首拔舍從之秦伯使辭焉曰二三子何其

感也寡人之從君而西也亦晉之妖夢是踐豈敢以至晉大夫

三拜稽首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羣臣

敢在下風穆姬聞晉侯將至以太子瑩弘與女簡璧登臺而履

薪焉使以免服衰絰逆且告曰上天降災使我兩君匪以玉帛

相見而以興戎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則朝以

死唯君裁之乃舍諸靈臺

以上獲晉侯後情事

大夫請以入公曰獲晉侯

以厚歸也旣而喪歸焉用之大夫其何有焉且晉人感憂以重

我天地以要我不圖晉憂重其怒也我食吾言背天地也重怒

難任背天不祥必歸晉君公子縈曰不如殺之無聚慝焉子桑

曰歸之而質其太子必得大成晉未可滅而殺其君祇以成惡

且史佚有言曰無始禍無怙亂無重怒重怒難任陵人不祥乃

許晉平

以上秦君臣謀處晉侯之法

晉侯使卻乞告瑕呂飴甥且召之子金

教之言曰朝國人而以君命賞且告之曰孤雖歸辱社稷矣其

卜貳圉也眾皆哭晉於是乎作爰田呂甥曰君亡之不恤而羣

臣是憂惠之至也將若君何眾曰何爲而可對曰征繕以輔孺

子諸侯聞之喪君有君羣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

懼庶有益乎眾悅晉於是乎作州兵

以上晉臣謀歸君之法

初晉獻公筮

嫁伯姬於秦遇歸妹之睽史蘇占之曰不吉其繇曰士刳羊亦

無益也女承筐亦無貺也西鄰責言不可償也歸妹之睽猶無